

威尔逊的“遗产”

撰文·供图 罗桂环

岷山杜鹃 摄影 / 田维兵



威尔逊及其家人

2013年是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的《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出版100周年，如今知道此书的人很少，但其1929年重版改称《中国——园林之母》后，就变得非常知名了。大概它让中国人感到很亲切，这个提法不胫而走，迅速在我国风行。不管作者是否同意，不少人只管照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其含义，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园林艺术是世界园林艺术“之母”。这可谓深得我国传统的“解诗艺术”：作者不然，读者何必不然？这种美丽的误会，更使“中国——园林之母”深入人心，流传不息。

壮丽的中国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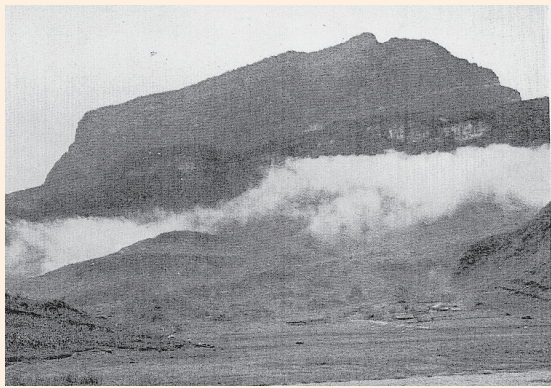
威尔逊1899年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曾长期跋涉于湖北和四川壮丽的秦巴山区和岷山山区、川西高山区和

巍峨的台湾玉山山地。这些地方气象万千的险峻地形，丰富多彩的花卉植物和丰饶的物产，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常年穿梭于崇山峻岭中，他满怀收获的喜悦，不仅采集了大批的植物标本，而且给西方园林引去了一千多种的观赏植物。由他引出的珙桐——鸽子树，现在成为世界著名的风景树；由他推荐给西方、最终在新西兰驯化成功的猕猴桃，现在成为国际上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水果Kiwi（好事者误译“奇异果”）。当然，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菲”——在一次岷山山地的考察中，不幸遭遇泥石流而右腿骨折，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也许他还有更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以及和这里的人民结下的不解之缘。他被这里的风景之美，人民的纯朴真诚，深深地感动。正因为如此，他曾经深情地写道：“如果我

威尔逊采集的猕猴桃 摄影 / 威尔逊





四川大渡河畔的大瓦山 摄影 / 威尔逊

要生活在中国西部是命运安排，我最愿意生活在松潘。”我们知道，这里是青藏高原的边缘，这里有我国著名的黄龙、九寨沟风景区。是啊，在他的笔下，川北黄龙风景区，川西瓦屋山、瓦山，都是美得摄人心魄，美得让人陶醉，让人流连忘返，不愧是人间天堂。

这里成为他的心灵家园，似乎也在情理之间。也许是因为他的喜欢，他的赞美，加之他和中国人能很好地相处，以至于一些西方人不无醋意地“赐给”一个诨号——“中国佬威尔逊”。

古人云：“西南山水，以川蜀最奇。”威尔逊的洞察力是惊人

的，也很值得我们深思。他可能是最早描述川西黄龙风景区的学者，可惜他的描述当初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甚至连一直非常喜爱他的植物学家胡先骕也从未提过。直到六七十年后，中国科学院四川地理所（今山地所）的考察人员才再次揭开她的神秘面纱，才使这块“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人间瑶池”名扬天下。它是世人公认的最美风景区之一，1991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说起瓦山，笔者更有一番感慨。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威尔逊的著作中看到这座形状奇特大山的图片和相关生物多样性的描述后，尤其是看到贝德禄1882

川西北的大雪山 摄影 / 威尔逊



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发文称其为“世界最富魅力的自然园林”后，不免产生了去探究一番的冲动。但无论从地理文献还是网络信息，均查不到四川这座山的资料。为此笔者于2000年曾先后请教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地图学专家和四川山地所的相关领导，是否听说过这座山，不料他们居然都没听说过。这不免让人遗憾，须知19世纪末的时候，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在这座山采集过许多动物标本；威尔逊的助手查培曾在那里猎杀了一只扭角羚，这可是西方人首次在我国亲手猎杀扭角羚。据说当年这里还是大熊猫活动的地方。我那个四川山地所的同事、朋友常年穿行于四川山地间，对于如此鼎鼎大名的山居然都敢说不知道，真是让人汗颜。为此我约了两个同事，准备和国家环保局的相关专家合作，根据威尔逊书中描述的线索做一番探索，当时的自然司领导也很慷慨地答应给予我们经费支持。可惜终因那两个同事脱不开身，未能及时成行。没多久，就在网上看见四川地矿局工程师范晓等成功申报了“大渡河峡谷国家地质公园”，其中范围就包括瓦山。据说他的申报材料曾利用一个德国顾问提供的《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的相关资料，而瓦山也因此变得逐渐知名。我们没能在四川地质学家



猕猴桃的枝条 摄影 / 威尔逊

之前“重新发现”瓦山，只能怪自己行动迟缓，缺乏西方博物学家那种果敢的品质和成事的能力。

激励中国学者发展自己的植物学事业

威尔逊的著作出版后，很快为我国的一些生物学家所知悉，并激励他们努力收集本国植物标本，发展本国的植物学。其中胡先骕、陈嵘等都是深受其影响的我国植物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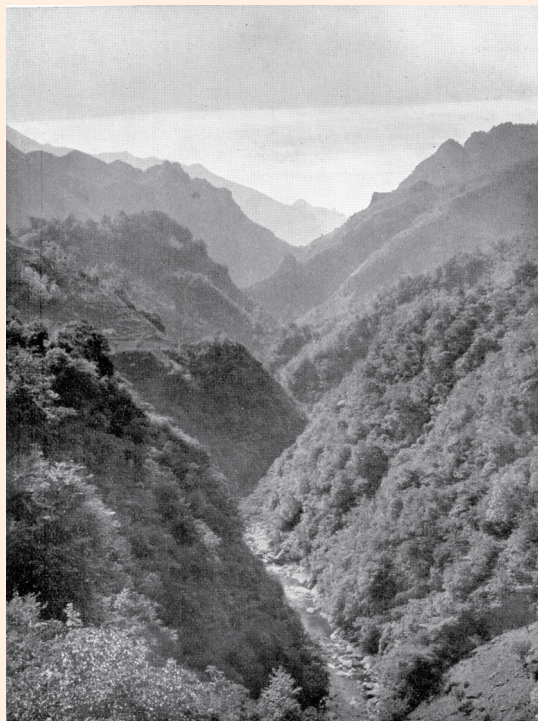
胡先骕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曾经试图循着威尔逊等人的足迹到四川采集标本，后来因为西南地区社会动乱，胡先骕无法实现这一愿望。不久他因“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木本植物园副园长威尔逊君来函，又云浙赣湘粤闽黔等省植物，欧美植物学家未尝采集。而浙赣距宁伊迩，尤易举事。乃决定在未赴川滇之前，先往浙赣”，为筹建学校的植物标本馆，开始在浙江、江西等地采集植物标本。据说他

在授课时，常给学生讲述《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等书籍，以开阔学生眼界，激发学生奋发向上，发展中国的植物学事业。1925年，林学家陈嵘从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等地游学归来后，随即着手筹建金陵大学森林系树木标本室。他追随着威尔逊的足迹，深入鄂西神农架林区和峨眉山以及川西地区进行调查采集，最终建成标本比较齐全的标本室。其后，中国另一植物学家汪发缙也被威尔逊的探险精神深深感动。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我愿意深入那偏僻的山区……为了自己猎奇探宝，采集一些新异植物，增加或创造新纪录，做个中国的威尔逊或福尔斯脱（即福雷斯特 G. Forrest）那样的人物，好让我的名声同植物一起流传在中外的植物科学史上。”因此，他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期间，曾于20世纪30年代深入四川北部和西部采集植物标本。

威尔逊后来工作的地方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是我国植



王百合



湖北西北部山地景观 摄影 / 威尔逊

物分类学的主要学术源头之一，植物学家陈焕镛甚至认为这里是我国现代植物学的起源地。号称我国植物学界的“三老”——钱崇澍、陈焕镛和胡先骕都曾在这里学习，尤其胡先骕是在这里攻读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种子植物属志和代表种的描述》受惠于威尔逊采集的标本尤其多。胡先骕回国后，继续在东南大学和科学社生物所工作，后来又向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此期间，与阿诺德树木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曾出资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合作采集标本，两个机构之间还建立了标本互换关系。

在阿诺德树木园学习期间，胡先骕深受威尔逊重视资源开发思想的影响，开始在《科学》发表文章强调开发本国植物资源的重要性，指出：原产我国的各种水果、花卉多为外国所珍。“而近日外国人士，方尽力采集输入中国之野生产品”；我国“花样至为繁众也，然利弃于地。野生之种类，可供栽培之用者尚不知凡几”。在他看来，原产中国的花，转求外人——可笑可悯。我国还有许多果树资源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如扁核木、羊桃（即猕猴桃）和山核桃等等。为使国人重视开发本国的植物资源，他特地将《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中不少章节译成中文，以《中国西部植物志》为

名，在《科学》上发表。他在译文前面写道：“威氏受英京园艺公司之托，往中国西部搜集野生花木果树可供园艺之用者，于是往来湖北、四川、云南、川边者凡十一年，搜集植物极多，而发现新植物亦数千。即征其于园艺有增加佳美花果莫大之功，植物学已收其伟大之贡献矣。氏采集之标本，现已为哈佛大学植物园考订成书，曰《威氏植物》为植物学家不可少之书……氏另著有《中国西部游记》……今辄择其中关于植物农林诸篇译成国语，庶读者于我国天产之富，略知其梗概焉。”不难看出胡先骕对威尔逊工作的推崇。

此后，胡先骕身体力行，长

期致力于本国的植物资源开发。他不断著文唤起国人开发本国的植物资源的意识。自20世纪30年代起,先后写了《如何利用中国植物之富源》《中国植物之富源》等文章,以及《国产牧草植物》《经济植物学》《经济植物手册》等图书。另外,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他的学生蔡希陶和俞德浚等在我国资源植物学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前者在我国香料植物、药用植物,以及油料乃至烟草育种和三叶橡胶引种栽培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后者则在果树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引种栽培方面成绩卓越。

富于魅力的“绿色之路”

受威尔逊影响的学者远不止胡先骕。由于描述了众多的花卉,这本书一直受到我国园林界学者的重视。据说“梅花院士”陈俊愉曾经组织过翻译《中国——园林之母》这本书。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这本书的译本似乎也未出版。威尔逊被誉为是打开“中国西部花园大门”的人,但是我们自己的开发仍然很少。威尔逊引出了并在国际上大受欢迎的珙桐、王百合以及多种杜鹃,但它们在國內知者甚少,我们的花卉资源仍然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作为花卉王国,我们仍然是“之母”。就像北京的“市花”月季一样,虽

说月季原产我国,但国人在月季育种方面贡献不多,北京随处可见乃至国内园林观赏栽培的主要品种是西方培育出来的“现代月季”。西南的丰富花卉资源仍有待于我们的园林工作者深入开发。

威尔逊等人描述的中国西部丰富的植物资源让西方学者久久难以忘怀。自从20世纪我国改革开放后,他们以合作的方式,重新在我国的西部考察。其中英国园林学家朗格斯特多次来华,开始追寻西方探险家的足迹,以期重新唤起世人对中国“绿色之路”的重视。其中不乏忠实的痴迷者。

加拿大温莎公园和英国丘园

的两位园林学家也追寻根据威尔逊走过的地方,同时结合威尔逊收集的资料,于2010年出版了《威尔逊的中国一世纪》。当然国内也有类似的学者,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的印开蒲曾用多年时间,追寻威尔逊去过的地方,考察曾经的生态变化,写下了自己的《百年追寻——见证西部环境变迁》一书。但愿他们颇具历史感的阐述,可以让我们从中获得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开发的启迪和感悟,对维护这里的自然环境给予更多关心。■

(责编 桑新华)



20世纪初拍摄的峨山主峰雪宝顶 摄影 / 威尔逊



现在的峨山主峰雪宝顶 摄影 / 田维兵